



风景这边独好

◎孙镜福

秋夜

◎刘白

天渐凉 月华如水
芦花即将满头白发
岸边碧树仍在做绿色的梦

夜幕蓝莹莹的
如同少女清澈的眼睛
含不住一颗泪珠

孤星高远 怀揣经书的人
如同抱着一缕火苗
在秋风里走走停停

鞋

◎低眉

一只鞋,露宿野外
独自面对夜晚:星星,浓露
和霜降
被濡湿,被冻僵,被
暖融的清晨,照耀着苏醒

谁来捡走她
捡走一个人的体温
独自栖息的灵魂
被遗弃的日子

都有自己要走的路
你没法扔掉路
也没法扔掉
自己的脚

每一只鞋

白切鸡

◎陈海峰

中午下课,大春正要去教工食堂,同事找来,推荐就近学生餐厅的白切鸡。暑假过后,想不到学生餐厅重新装修得富丽堂皇,一碗碗刀工精细的白切鸡齐码在餐台上,浅色的肉搭配深酱色的调料,诱惑拉满。

多位同事也来此就餐,凑齐一桌,每人面前一碗白切鸡。大春夹起一块,送入口中,果真鸡肉鲜滑,料汁地道,同事们齐夸赞学生食堂的新菜品这颇有滋味。大春说:“我做过几回,选嫩鸡,不久煮,料内加花椒油。看似只要水煮,其实讲究鸡的新鲜与调料的配比。”

同事们从白切鸡聊到天气,聊到时节,聊到下个月学校将开始年底科研统计又要拉清单算总账:“横向课题完成没?这是必做,去年很多人忘记做,被扣了绩效。”“扣扣扣,这一年快过完了,才发过一回绩效。”

大春默不作声,低头细嚼白切鸡,有点辣。大春怕辣。

三个月的酷热基本消散,秋老虎余威尚存。下午开会,二十来人聚在一块,照旧沉闷。熬到尾声,不少人已经开聊,只等散会。忽然同事们的手机短信次第响起。

“发钱了,绩效!”会议室爆燃。

众人于停车场开心散去,驶出百多米,大春猛然记起晚上还有选修课,一拍脑门,真被孔方兄冲昏了头脑啊。

重新开窗、泡水、坐在电脑前。大春想起老友兴君上学期自T市调来隔壁院校,未曾拜访,就微信留言:“房子装修好了?”

手机立刻亮起,大春心说,秒回啊。打开竟是大学同学群的消息,毕业二十多年,大家各自忙碌,一年难得闪出几回消息。“你们知道大盛的近况吗?我在本地设计师群内得到不好的消息,大盛病危,正在转回老家T市途中。”

这颗重磅炸弹立刻把休眠的同学群激活。众人想找大盛家人电话,即便有多位同大盛留在省城的同学,却发现彼此几乎没有交集。倒是大春,通过行业协会,很快联络到了大盛夫人。

电话过去,他们经营设计公司,为业务进度,连续出差,废寝忘食。六月里,大盛突感不适,检查已是恶疾晚期,无法采取任何治疗手段,目前人已半昏迷。大春听得愕然,第二天没课,当即决定明日一早出发,和另一位T市本地的同学同去探视,希望能见最后一面。

有同学翻出两个多月前群里

的聊天记录,彼时有同学儿子高考上岸,欲邀大家一聚,众人只顾贺喜,未留意大盛当时发了一言:“身体欠佳,在家调养,有缘聚。”众人唏嘘,懊悔不已,当时以为伤风感冒之类未加追问。

兴君回复微信:“房子尚未动工,大部分时间依旧住T市,每周来上一次课,当日回。明天正好上午来,下午回。”大春苦笑:“明日上午我来T市,下午回。”兴君再回:“互相‘窜访’——多少相向,却是错过。”

是夜,大春半睡半醒,脑中全是读书时的大盛身影。待欲滑停六点的起床铃,发现一条未读消息,一丝不祥掠过,打开一看,是真的。

大春盘算是按原计划出发还是追悼会当日再去,正好涉及国庆放假复杂的调课,大春心绪不佳,头脑恍惚,打算与主管教学的院长证实后再做决定,以免酿成教学事故。又恐唐突,待到六点半,觉得事不宜迟。

“姝院早,请问本周六需要补课吗?”想不到姝院立刻回复:“周六休息的。”“谢谢。你起得真早啊。”“你也早,我要给先生做早饭,每天如此。”“真让人羡慕哦,继续你的幸福吧。”

系念母亲

◎成惊涛

芬芳
一叶

我的母亲是平凡的农村妇女,但她是受人尊敬的人。她饱经沧桑的脸庞、能负百斤的肩膀、满是茧子的手、炯炯有神的目光,常在我脑海里徘徊。

母亲很小时被奶奶从外婆家抱来,做父亲的童养媳,他俩从小一起长大,结婚后,在极少数饶舌妇的嘲讽下,她到三十岁才生了头胎。呱呱坠地的就是我。

从能记事起,我亲眼看着母亲日夜操劳,为这个家倾尽心血。

母亲勤劳朴实。天不亮,她就起床忙碌,主要是熬玉米粥或元麦粥,小菜是咸瓜、咸菜、蟹酱、泥螺等。弄好了家人早饭,还要喂猪、喂羊、喂鸡、喂鸭。早上七点后,她赶到田里忙农活,种玉米、元麦、地瓜和一些她所熟悉的蔬菜,如青菜、冬瓜、南瓜、生菜、茄子、豇豆、扁豆、黄瓜等,自给自足。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,才能真正明白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歇的农民的艰辛。

母亲是个节俭持家、心灵手巧的人。她在织布机上织布的技术挺不错,常有人过来向她请教。她每年戴着眼镜,一针一线地为奶奶、我与弟弟做些粗布衣裤,看似土,其实全棉的衣服穿在身上特别舒服。我曾无数次为母亲穿针引线,看着她在豆油灯下一丝不苟地为我们缝衣。自古以来,没人敢说自己的寸草之心能报得了慈母春晖普泽的深邃之恩。

母亲是个把家人看得重如山的人。大办食堂时,领回来每人两碗玉米粥,她总是让我与奶奶、弟弟先吃。奶奶提醒我们,把母亲的粥留下。我们不懂事,有时因饿多喝了一点。母亲仍喝得很香,吃完后都要再喝上一大碗白开水。现在我才明白,她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以水代食。她常去田西头到处找羊能吃的野草,如马齿苋、小蒜头、苦菜等,然后用她独创的方法凉拌或热炒,给我们当菜又当饭。家里养的猪、羊从没宰了自家吃,都是卖了再去买粮食、柴草。

母亲疼儿女的事例很多。记得我在吕四中学读高中时,开始是走读,每天早上都要走十几里路,经过通吕运河摆渡,再走半个多小时才能到校。那时没有跑鞋,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棉鞋。冬天每天醒后穿上棉鞋,发现她早已在鞋里面垫上了棉花絮。高中上完,一条旧棉胎,已所剩无几。

母亲是特别关心我们营养的人。她常常在父亲从上海寄来的养家费中拿出一小部分,买点小海鲜,如一毛钱六小碗的小文蛤、小梅头鱼、泥螺等。小文蛤是做汤的鲜头,梅头鱼晒干后适合保存,泥螺腌好了可以下粥下饭。母亲还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手艺。她向卖海鲜的要来不少河豚鱼子,用盐腌好,每一层浇上高度白酒,排放在坛子里,然后用塑料纸把坛口包好扎紧,倒扣在挖了坛子口的泥地上。等到来年大伏后,取出来在饭锅里一碗一碗蒸给我们吃,其香扑鼻,其味鲜美。河豚我会宰杀,会自己烧煮,现在几乎成了我的家常菜。而河豚鱼子我从未弄过,因为太咸,现代人崇尚清淡。河豚是美味佳肴,富含胶原蛋白,《儒林外史》里也有记载,只要懂行的人,食后都不会有问题,大可不必因噎废食。因婚丧喜事白事,母亲到亲戚邻居家送人情,每次都用手帕包着自己省下来的肉丸、炸鱼、大虾等,带回家让我们尝尝鲜,以增加营养。清朝有诗云:“殚竭心力终为子,可怜天下父母心”。古人对父母辛劳的深刻体验,值得今人学习。

母亲虽已逝,但她给我留下的勤劳朴实的叮嘱成了我的终身财富。